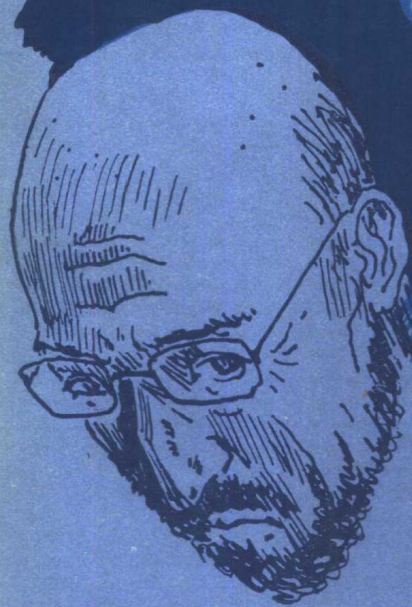


Lan Tu



蓝图

[美] 菲利普·范林特著



蓝 图

〔美〕 菲利浦·范林特著

斯 攸译

新 华 出 版 社

蓝 图

〔美〕菲利浦·范林特著
斯 攸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69,000字
1982年5月湖北第一版 1982年5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59 定价:0.69元

内 容 简 介

苏军总参情报总局打入西德首脑机关的一个高级间谍网，突然遭到破坏，间谍网谍报人员全部被暗杀。这一事件在苏联两个主要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总参情报总局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猜疑，同时也在西德情报机构中引起了震动。为此，苏联两个情报机构之间以及苏联与西德情报机构之间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和反间谍斗争，终于破获了一个企图夺权后，以侵华转移视线的实施代号为“蓝图”计划的阴谋集团。故事情节惊险曲折，虚实相间，反映了国际间谍战的激烈复杂和苏联内部的夺权斗争。

目 录

第 一 章	审 问	1
第 二 章	伯格之死	15
第 三 章	在苏军情报总局	34
第 四 章	弃 卒	60
第 五 章	中 国 局	78
第 六 章	叛 逃	93
第 七 章	普 拉 赫	115
第 八 章	第一次交锋	133
第 九 章	拜占庭插曲	150
第 十 章	默克尔报告	161
第 十 一 章	第二次交锋	174
第 十 二 章	最后一次交锋	191
第 十 三 章	审 讯	206
第 十 四 章	彼布尼科夫	247
第 十 五 章	寒春的花朵	256

第一章 审 问

牢房很大，由深红色砖块砌成。他推测，这间牢房长约七米，宽四、五米。自从他被带到这里之后，就一直被捆在桌子上，脸朝上，所以他只能从天花板的尺寸作出判断。他对“这里”是什么地方一无所知。他听不到任何响声，牢房也没有窗户，他看不到一丝大自然的光线。天气冷极了。他也不知道现在是白天的什么时间。他没有揣测时间的内在本领，比如摸摸胡须，看看长了多少。然而，他清楚地记得他被逮住的时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一时二十三分。

汉斯·席费尔二十五岁，是个职业网球手，他是在去波恩科布伦茨大街室内网球场的路上被他们抓住的。

那天下午，席费尔感到情绪特别好，休息之后，他准备同搭档苦练几轮。上周，他在欧洲国际网球锦标赛中打败了美国人。对于这一胜利，他现在仍然感到十分惬意。他越来越感到步子轻松。他满面春风，回味着胜利的欢乐。他毕竟是战后第一个在国际锦标赛中获胜的德国人。明年在温布尔顿举行的比赛中，他也是极有希望获胜的。

他们是在科布伦茨大街的拐角处等他的。黑色的奥佩尔

牌汽车从他身旁驶过，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下。一个衣冠楚楚的高个子男子从车里走出来，站在人行道的正中间。据席费尔观察，他有三十五岁左右，黑头发，乌黑的眼睛。他在说话之前把警察身份证出示给席费尔看过，上面写着：“刑事调查局局长的助手。”

这个侦探对用这样的方法阻拦席费尔先生表示抱歉，但他随即说明，如果席费尔能为他们花费一点时间的话，警察会感到非常高兴。事情与一位叫做鲍恩夫人的人有关，有人闯进她的公寓房间，而且有计划地进行了抢劫。不错，席费尔记起了她。她是一个寡妇，住房和他隔厅相对，难道她受到伤害不成？

侦探向四周看了看，显出为难的神色。他把席费尔领到汽车旁，暗示他想在私下里继续这次谈话。席费尔没有看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警察局的这项侦查工作没有搞好，所以他们想让调查工作秘密进行。

席费尔坐在司机后面斜对着的座位上。司机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彪形大汉，留着黄色的短头发。侦探上车来也坐在后面。

突然，汽车猛地开离路边，越过两条车道，沿着科布伦茨大街急驰而去。席费尔吃惊地回过头来，他看着侦探正要喊叫，一只胳膊已将他扭住。接着，一只硬邦邦的手在他耳朵下面的神经部位猛击一拳，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他的头靠在座垫上，透过肮脏的车窗，只见一家药店上方的时钟在走动，时间是下午一点二十三分。

席费尔是一位谍报员。他受过训练，会处理微型胶卷。如果需要他发报的话，他还会操作无线电发报机。但是从来还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忍受拷问。

啪！不知从牢房里的什么地方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响声，随即灯就亮了。两道强烈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直射他的眼睛。他想转一下头，但是转不动，一根皮带牢牢地缚住了他的额头。他动了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木板。突然，他猛地一抬腿，想要翻一下身，但皮带立刻就勒进了他的脚踝。他又把腿放下来，颤抖着，并感到全身都在出汗。他这才知道他是全身赤裸着的。

“睁开眼睛！”

这是那个侦探的声音。席费尔照做了。但灯仍然亮着，使他立即又闭上眼睛。

他的右臂立刻被狠击了一下。这是使足了全身力气打下来的，手关节几乎敲到了他的骨头。

“你有一付任何男人都会引为骄傲的好身体，你不要迫使我们毁坏它。”

这话中并无戏言，也没有掩饰其中威胁的含意，席费尔只得又睁开眼睛。尽管他眼前直冒金星，他还是尽量坚持着。他感到手臂剧烈地疼痛起来，但很快又缓解了，那是因为恐惧已经引起了肾上腺素的分泌。

“谢谢，席费尔先生。”

他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侦探是站在灯光照不到的什么地方。

“水……”

他听到往杯子里倒水的声音。一只长有黑斑和老茧的大手端着一个白色的金属杯伸到他眼前。他本能地抬起头来去喝水，尽力想回忆出这是否就是在汽车上猛击他的那只手。

“躺着别动，慢慢地喝，否则会呛死你。”

温热可水的水，与其说是给他解了渴，还不如说使他想喝水的欲望更强烈了。他想喝满一口水漱漱口，但办不到，水总是从舌头上直接流入喉咙。

“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席费尔先生。”杯子被移开了，“如果你老实回答，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叫你皮肉受苦，到头来，你还会讲出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清楚了吗？”

虽然刺眼的灯光引起的疼痛已使席费尔难以忍受，他还是没敢闭上眼睛。

“请你把灯移开点，好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席费尔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谍报员，对吗？”

说这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奥佩尔牌汽车的司机。他说话是男低音，讲的德语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但是什么地方的口音，席费尔不知道。很可能是斯拉夫语，但他不能肯定。席费尔能听到那个人很重的呼吸声，空气通过他鼻孔时呼呼作响。席费尔想起来了，他是那个彪形大汉。

“对于军事情报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缓慢而清晰地说

着。

“席费尔先生，现在审问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使用暴力，你最后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没有受过经受拷打的训练。你什么也不知道，可我们知道这一点。请记住你小臂上的疼痛，不要把事情搞复杂化。”

那个彪形大汉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你们是谁？”席费尔突然问道。

话音未落，又是猛烈的一击。那指关节重重地敲在同样的地方——右小臂上。席费尔猛地一缩，皮带又深深地勒进了他的手腕和脚踝。

问题又提了一遍。这一次，他尽皮带的限度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席费尔先生。你是一个谍报员，你为苏军总参情报总局工作了多长时间？”

“三年……差不多是三年。”

“够精确的。谁是你的上司？”

“代号是圣母玛利亚。”

“对了。谁是圣母玛利亚？”

“我……我从来也不知道他的真名。”

“但是你确实与他会过面。”

“两次。”

“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

“波恩，两次都在波恩。在一座剧场里。我记不得剧场的名字。是去年的十月和十二月……请把灯……”

“描绘一下圣母玛利亚的样子。”

疼痛又开始减轻了，但是他的手臂已变得麻木。他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再举得起网球拍。席费尔第一次感到他那各方面条件都极好的身体是多么地虚弱。

“圣母玛利亚——高高的个子，他带着眼镜，约摸五十多岁，走路有点弓腰。”

“你的记忆力极好。圣母玛利亚在和你会面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你那个旨在破坏他的情报网的谋杀计划行动的有关情况？”

他现在汗流浹背了，汗水流进了他手腕和脚踝上被皮带勒破的伤口。

“没有，从来没有。”

“难道他真的从未提过那个有计划地消灭他的间谍的行动计划吗？”

“没有，真的没有。”

“你认识一个摩托车修理工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的，我想你不会明白。圣母玛利亚从来不允许他的间谍们互相会面的。单线联系，那是他的原则。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修理工，他为圣母玛利亚工作。他的名字叫奥古斯特。他在科布伦茨工作。”

“我从来没有去过科布伦茨。”

“那没有关系。我知道圣母玛利亚告诉过你有关这个修理工的事和其他人已被杀害的事。所以，圣母玛利亚也一定告诉过你，他怀疑是谁搞的这些谋杀。他告诉了你这一切，是

吗，席费尔先生？”

席费尔突然感到很虚弱，不愿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疼痛在渐渐地消失，那种害怕他的身体将会被毁坏的恐惧感也跟着消失了。疼痛引起恐惧，然后是怯懦，再就是疼痛的慢慢减轻，接着就是愤怒，这已经是一种规律，尽管席费尔并不知道。

“那个修理工告诉我们说，你是圣母玛利亚唯一信任的人。他说圣母玛利亚对你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信任。他说的是实话。”

“他是在撒谎！他对你们讲的一切都是谎话，因为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修理工。圣母玛利亚也从来没有讲过什么谁被杀害的事！从来没有讲过他怀疑什么！”

“修理工现在已经死了。他讲了一点圣母玛利亚的想法，也就是说，他脑海里越来越增长的怀疑。他说你知道的更多，那就请你讲讲，行吗？”

他把眼睛闭上，对对方的愚蠢行为感到可笑。他的愤怒驱使他决定不再对他们讲任何东西。而审问也就开始严肃起来了。

第三次猛击是打在他的胸脯上，正好在心脏上面。心肌先是收缩、痉挛，紧接着又剧烈地跳动起来。

“说！圣母玛利亚对你讲了些什么？”

一只又厚又重的手掌从右边挥过来，打在胸部的上方，这一掌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问题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声音比较低、也比较柔和。席

费尔圆睁双眼，盯着天花板，但冲着灯光，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机械地叫着：

“不知道！”

又一掌打断了他右侧余下的肋骨。审问在继续进行。整个过程一直不让席费尔失去知觉，那个大汉的声音也一直未变，始终没有露出有什么疲劳的迹象，这说明打人花出的力气并没有把他累倒。席费尔迷迷糊糊地闻到了一阵烟味，那个在一旁观看、倾听和等待的侦探，现在一定已点燃了一支香烟。

他不知道拷打是什么时候停止的，也不知道他们已走了多久。但是现在，他听到他们又走进来了。灯是一直开着的，仍然照着他的脸。他睁开眼睛，但眼前似乎只有红色的朦朦胧胧的一片。他怀疑他是否已经失明了。他感到生殖器下面是温热潮湿的，而且沿着大腿也有一种热呼呼的感觉。他一定是不知不觉尿到自己身上了。

他们现在已回到牢房来了。一只手指按了按他的胳膊，痛得他直往回缩。

“疼痛已经减轻了，”那个彪形大汉说，“告诉我们你和圣母玛利亚的那次谈话，就是谈到有人被杀害的那一次。”

席费尔摇了摇头。“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嘟哝着，“什么也没有。”

“你能肯定吗？”

“是的。”

“所有的人我们都问过了，包括那个修理工，那个空军的妻子和那位化学家。他们都说你知道每个细节。圣母玛利亚不会对你保密的。如果他也出事怎么办？他一定已经把情况告诉你了，以防万一。”

“他们之中我谁也不认识，”席费尔神志恍惚地答道，“谁也没见过……”

审问的人从桌旁退回去，转身和那位助手低声耳语了几句。一张奇特而肿胀的大脸俯向席费尔，那双眼睛冷漠无情地看了看他。之后，那张脸又消失了。

“好吧，席费尔先生，”审问的人突然说道：“我们决定相信你。没有什么人会愚蠢到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否认。”

两双大手开始在桌子下面松开绑在脚踝上的皮带。席费尔闭上眼睛，他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他们已经相信他了，他们将要释放他，他又会过他原先那样的生活。他歇斯底里地呻吟起来，并使劲挣扎，企图挣脱手腕上的皮带。

他们搬来两大块水泥砖，竖着放在桌子上，并把他的腿抬起来，把脚后跟放到水泥砖上。席费尔还在呻吟，两根铁棍却已同时打到他的腿上，而且就打在紧靠膝盖的下面。

在这之后，他们松开了他的手腕，把他象一团肉似地翻过身来。然后，他们打断了他的脊梁骨。

在墙那一边的东柏林，亚历山大·罗伊在等着席费尔。天渐渐黑下来了，而且在一刻钟以前就慢慢开始起风了。很快，外面就将冷得呆不住人了。

“部队都已处于戒备状态，大尉。如果救护车被迫冲过美国的检查站，我们已准备好予以支援。”

罗伊看了看来人，来人已走到他身边。他是东德国家安全署的金策尔中尉。他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白痴，但也和白痴差不多。如果美国人截住救护车，边界警卫的东德人民警察能干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干。没有总参谋部的直接命令，他们不会向西区开枪的。带这一班人民警察的上校可能已对金策尔讲了许多关于掩护支援的谎话，而金策尔也就相信了，因为他很紧张。或者，他也许想让代表东德国家安全署的老大哥——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罗伊对他留有印象。对这次行动，罗伊曾要求配一个有经验的合作者，因此东德就给他派了金策尔。他想，实际上这也没什么关系。这次抢回席费尔需要进行蒙混。救护车司机预定用他在西柏林搞到的证件，凭嘴皮子混过西区。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救护车才准备闯过那道栅栏。在这一点上，罗伊的命令是十分坚决的。对于闯过那一地区的目标，就是美国人也不敢开枪射击。他们也有他们的命令。但是，司机不能开枪射击站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士兵，否则就会提供他们开枪射击的理由。罗伊知道这个司机是个杰出的人才，他会蒙混过去的。

“谢谢你，中尉，”罗伊说着转过身来，背对金策尔。

这个行动在星期二夜间就已开始，那是在席费尔在预定发报的时间没有发报之后。同一天夜间，罗伊已向他在波恩活动的间谍发出警告，说席费尔可能已失踪或被捕。罗伊很幸运。几个小时以后，波恩医院的一个护理员向他在东柏林

的上司报告说，这位网球手上周末就被送进这家医院。他被打得很厉害，很可能已丧失活动能力。他在波恩作了初步治疗。但由于送他来的人的坚持，他于星期三被转到西柏林的一所特别诊所里。这位护理员还特别提到，在席费尔周围没有布置特别的保安人员，没有西德的反间谍人员。

罗伊在星期三凌晨一点离开莫斯科，乘坐军用飞机飞往东柏林。他于三点钟到达目的地，审阅了临时报告，其中包括报道这件事的西德广播的全部记录。他还与正在安排把席费尔从诊所里秘密转移出来，送到柏林墙另一边去的那位间谍进行了联系。罗伊不明白席费尔是怎样被捕的，为什么会被捕，以及是谁逮捕他的。可能是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反间谍机关的沙雷克干的。倘若是这样，沙雷克就会在席费尔病房周围布置保安人员。要不就是某个与这位网球手有私仇的人干的。虽然有上述可能，但是多半不会。罗伊对他的间谍的观察是很仔细的。他知道席费尔和体育界犯罪组织的成员没有瓜葛。

然而，现在先不管它是什么动机和什么原因，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席费尔有没有招供，如果招了，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罗伊要把这位网球手弄回来问个清楚。

派去的人将在下午三、四点钟乘诊所人员换班之机把席费尔从诊所里转移出来。那个护理员也将在其中帮忙。特地装有防弹玻璃和防弹轮胎的救护车将把席费尔和护理员一起送到柏林墙的这一边来。

司机将随身携带那天早晨在东柏林伪造的通行证。按照计划，席费尔将会在一小时以后到达东柏林。

罗伊希望，那个护理员对席费尔病房周围没有安全人员这一点不会搞错。但是，如果席费尔已经招供，而且是沙雷克逮捕他的，那么这所没有警戒的房子就是联邦宪法保卫局为那些可能来看望这位网球手的人设下的陷阱。

罗伊撩起衣袖看了看表。

“差十分钟六点，大尉，”金策尔中尉殷勤地说道。

“谢谢。”

再在外面等已没有用了。罗伊已下令禁止与那架直升飞机有任何无线电联系，因为联邦宪法保卫局对东德国家安全署所有的频率都进行监听。没有任何办法能知道这次行动是否仍在进行。如果仍在进行，而且救护车也出现了的话，罗伊也能从东德人民警察的了望台看到它。了望台就是建筑在钢梁上的一个小棚，它的一边有铁梯通到上面。

罗伊爬进了小棚，一个下士马上端给他一杯咖啡。咖啡很稀，但又热又甜。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了的保加利亚白兰地。罗伊被这无声的邀请所诱惑，但他已有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喝白兰地对他没有好处。他呷着咖啡，默默地抽着烟。

电话铃响了，与此同时，门上的警报红灯也亮了。下士抓起话筒，听了几句后就开始转达电话内容：

“有两辆车停在美国检查站。第一辆是有三个轮子的中型卡车。第二辆看不清楚——在卡车后面，离卡车太近……

“卡车司机被领进检查站去接受证件检查……检查员向第二辆车走去……”